

編十六第集三第書叢

黑偉人

下 卷



商務印書館印行





秦漢演

全部 四冊 定價 八角

歷史小說之膾炙人口
演義坊間所印廿四史
貫穿歷朝文字足與市
此書上承東周之後
翔實文字淺明圖畫美
家庭之消遣實通俗教育
育部審查批詞如左

教育部批

是書以演義體裁
措詞明顯俾一般
藉此亦可略得歷
俗教育洵非淺鮮即
課餘瀏覽不爲無

列國志三國志
漫陋太甚欲其
者殊未見也
容豐富紀載
助可作
八觀茲錄教

爭蹟用意正大

又記漢書之人

誠其有裨於通

俗教育洵非淺鮮

即以此爲高等小學生徒



商務印書館發行

丙又(663)

中華民國八年八月初版

(黑偉人一二冊)

(每部定價大洋伍角)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原著者 博嘉華盛頓

譯述者 武進孟憲承

發行者 商務印書館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總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分售處 商務印書館

分售處 商務印書館

分售處 商務印書館

分售處 商務印書館

★此書有著作權翻印必究★

北京 天津 保定 奉天 吉林 龍江
濟南 重慶 開封 洛陽 西安 南昌
南京 杭州 蕪湖 安慶 蕪湖 南昌
漢口 長沙 常德 成都 重慶 萬縣
福州 廣州 潮州 香港 桂林 梧州
雲南 貴陽 張家口 新加坡

黑偉人卷下

第十一章

稍後校史上又添一事。卽漢蒲敦學校之會計瑪歇爾將軍臨校視察也。將軍雅信重余。卽曩以二百五十圓見貸。俾達斯開濟得占有今日之校址者。此次來校留一週期。各部分觀察極周密。於吾校之進步頗覺欣慰。並有詳細之報告。致漢蒲敦中多嘉獎之語。後女師瑪克亦來。瑪克者余初入漢蒲敦時課余以冀除灑掃之役者也。再後則亞穆司特隆格將軍亦蒞校焉。

是時校中教師之人數已大增。而泰半皆來自漢蒲敦者。故於漢蒲敦師友之來必多致極誠摯之歡迎。而亞穆司特隆格將軍尤受人敬愛。遠至數英里以外之黑太羣來瞻望丰采。卽南部白人亦無不表歡忭之意也。

將軍之來。吾又得一機會。以默識其品誼。蓋高山景行。無往不動。余嚮往之誠也。其尤使余感歎者。則其對於曩所仇之南部白人（將軍於黑奴解放前與南人血戰者）不惟無纖芥之嫌。且事事爲謀樂利。吾於公衆或私人間從未聞公對於南方發一讎恨語。余向者竊謂公厚愛吾族。因不嫌於南方之白人者。乃真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心。蓋公之雅量高致。非親炙之久。不能喻之深也。余於公之法。式乃益知至人以汎愛爲懷。惟庸流始有怨憎疾惡之意。余又知扶弱者。可自強。而凌弱者。乃自弱耳。

余自是立志不復因種族之見而憎惡他人。以自隘其靈魂之廣大。賴上帝之匡助。今已自信於南部白人。不留一毫惡感。雖受若何之困苦屈辱。而不易初衷也。余對於同胞。盡其責任。與爲白人服其役務所得之愉快正同。見人有挾種族畛域之私者。余輒深悲其不幸也。

南部白人。有陰謀奪黑人之選舉權者。不恤用種種狡猾之方法。務操縱或迫脅其投票。吾常深思獨慮。以爲害於黑人者。猶不過一時。而其虧損白人自身之道德者。乃永久也。余嘗見彼初欺詐黑人者。寢假而對於白人亦欺詐矣。初違法狙擊黑人者。寢假而暗殺白人矣。故南方之愚昧蒙其禍者。不止尼葛羅人所望全國人之有以善其後也。

又有一事。亦年來所可注意者。卽亞穆司特隆格將軍之教育主義。已傳播於南方。不限於黑人之教育。卽白人亦倡導之不遺餘力也。今南部工業教育。蒸蒸日上。溯其源。則將軍所施於漢蒲敦之訓練耳。

自寄宿部設立以後。學生人數益加數。過間竟倉卒不能供膳。所有臥室亦已不能復容。乃僦校外相近之木屋居之。屋殊頹敗。冬月中嚴霜慘節。朔風裂膚。學生苦寒甚無以易也。學生所能納與校之所入者。每人膳宿之費月八圓。凡

食宿燃料盥浴之資皆屬焉。其在校中之工作。認爲有價值者。可以勞動自給其所費。至每人學費。年需五十圓。則全恃各方面之募捐矣。

所入既微。不敷膳宿之費用。第二年冬。氣候尤酷冷。校中所供之被褥不足。學生無以禦寒。有時臥室中並牀架臥褥而無之。每嚴寒之夜。余念及學生之苦。况亦徹夜不能成眠。往往中夜披衣起立。巡視學生臥室而撫慰之。有時見數人環坐爐邊。以其所僅有之一氈裹身。藉之取煖。某日晨。余於祈禱室中。問學生昨晚凍傷者有幾人乎。舉手而應者三。所謂寄宿之情狀。不完如此。然學生終無一人怨訴者。蓋人人知吾等已盡心爲學生謀也。且不僅無怨訴。又時時效其餘力。以分吾等之勞焉。相感以誠。故憂樂共之也。

余常聞人談尼葛羅之奴性。謂其同族有居重要位置者。則其下之黑人將失其服從敬愛之心。此雖一般人所共信。然余在達斯開濟十九年。未嘗於言語

行爲之間稍受學生或職員之菲薄。而其柔和恭敬反常。使余踧踖而不安。余每步行校中。學生似不願見余。手挾書冊。或提挈重物。有之則衆欣然奔赴。以任其勞。有時天雨。則余出職務室時。必有學生把繖以請隨行。雖固却之不肯去也。

濡筆記此。又有一事爲余所不能忘者。卽余與南部白人之交際。未嘗受非禮之侮慢也。在達斯開濟及其相近之白人。視余尤曲加優禮。曩余旅行達賴斯及好斯頓間。不意若何而余之行程。已先期爲公衆所傳播。一路車過各站。皆有其地之白人及市行政官。上車把晤。重謝余爲南方所服之勤勞云。

一次余自奧古斯泰至阿脫倫太。長途旣倦。乃入一臥車。甫登車。卽與所識波士頓之兩夫人相邂逅。彼新自北來。未知南方之習俗。與兩族社交上之隔閡。堅欲與余同座。余躊躇而許之。稍頃。兩夫人復命具餐。邀余共食。益增余之慚。

惶蓋南部白人與黑人素不作賓主之酬酢者也。是時車中幾盡皆南部白人。其視線悉集於吾等。而主人殷殷之誠意。又無可諉謝。則復安之。返坐微喟而已。

餐既具。一夫人又憶及行篋中有特製之茶。顧庖人不諳烹調之法。夫人手調之以饗客。余尤惶愧不自安。惟私盼此晚餐之速竟而已。最後餐畢。余乃辭兩夫人而入吸烟室。時車中男子多在。方余至。人人爭來握手相見。以誠摯之語謝余爲南部所營之事業。余更愕然。然其言固非面諛者。蓋諛余之無益夫人而知之也。

余自始卽欲達斯開濟之學生。人人覺此校非余私產。亦非校中教員職員私產。乃學生人人之所公有。故其所感之興味。應與校董教職員同。余又欲學生覺余之在校中非監視者。乃學生之良友與忠告者也。事有關於學校之生活。

者使學生得簡直言之。每年學生上書陳訴或言事者。二三次。否則集學生於祈禱室中。爲誠懇之談話。余與學生集會。當以此爲最愜於心。而最有裨益。彼此相見。以誠發抒其思慮。爲將來實施之助。夫以責任予人。而使知吾之信託。則事蔑不濟。余數聞勞勩問題之艱。且困以爲雇主。苟推誠與職工相接。近博采周諮。容納衆意。而使覺吾之利害與彼正同。則同盟罷工與其他之騷動。半可免也。人無不可以誠信相感者。黑人寧獨不然。吾示以不私而與之同其憂樂。故指揮無不如志也。

余之始願。卽期學生能自建築其居處。自構造其器用。由今思之。當日學生之席地而臥。以俟牀架之成。茵蓐不完。以俟墊褥之製。其堅忍蓋至難矣。初學生能用木工器械者極少。所製牀具類皆羸劣而脆弱。每晨起巡視學生臥室。輒見有斷壞之牀架二三。縱橫地上。又供給墊褥亦至難之一事。不得已。

取大布製囊。而以林間所得之松葉實之。自是製褥一科日就發達。今則已成一重要之工業。而爲有系統之教授。其出品之優良。可與市上所售者相埒矣。寄宿部始成立時。學生臥室及餐室中。俱無坐椅。生徒未習木工。所製粗凳。僅以木板釘之。臥室中除一牀數凳外。無長物焉。今則自造器用之策。未嘗稍變。惟室中所有器用。視前已大增。而製作之精。亦幾無瑕可指矣。

校中無論何處。應有完全之清潔。此余始終注重之一事。蓋無日不勸戒學生。而申儆之。告以人之視我。至卑而其責我也至嚴。貧窮可恕。乏物質之快樂。亦可想獨於我之不清潔。則人將不吾恕也。

牙刷之應用。亦吾校中所注重。亞穆司特隆格將軍所謂「牙刷之福音」。亦達斯開濟之一信條也。學生不常用牙刷者。不許留校。久已著爲定例。近年往往有學生新入校。不攜他物而僅有一牙刷者。蓋夙聞之舊生。知校中所特重也。

此雖細事。然足以驗文明之程度。與學生自治之能力。凡於第一牙刷。既敝之後。能自動復易一新者。則其人之將來。有希望矣。身體上之清潔。亦訓練中一端。務使學生沐浴之有常。如餐殮之無或間。學生半皆來自農場。未諳睡眠之習慣。吾人須一一糾正之。指導之。如被褥之分疊。及寢衣之應用。皆黑人前此所未嘗學問也。至衣服之整齊完好。初甚難施教。學生常服有襪襪者。有油膩者。有鈕扣不完者。每晚祈禱後。行各個檢查。以齊一之。今則整潔之習慣。所養已深。儼然成校風矣。

第十二章

方吾校初設寄宿部時。於樸德堂之最上層。闢數室。爲女生宿舍。自後男女生人數俱日增。男生猶能設法於校外謀館舍。而女生則無容足地。不久而女生宿舍之問題愈見重要。乃決定更建築一較大之寄宿部以容之。

圖樣製成。預計其價值。約需一萬金。而吾等無此鉅資。以作其始。顧既有此計畫。有此圖形。亦不妨爲此新建築。錫之嘉名。乃題之曰阿拉巴麻館。尊吾校所屬之州也。達維遜女士。復徧求諸鄰近之白人與黑人。以得其援助。學生則從事於開掘泥土。爲建築基址之預備。

當吾等經濟至水盡山窮時。忽有一奇遇。足徵亞穆司特隆格將軍之懷抱。有非常人所能企及者。斯時吾等方焦思苦慮。求籌款之地點與方法。而不得。適將軍有電信至。問余能否隨之赴北方旅行。爲期約計一月。余不待思索。卽允諾之。而躬赴漢蒲敦。謁將軍。訊以旅行事。將軍乃言。將攜四人合奏之音樂團。往至一大都市。則集會而使余演說。此行所得之利益。盡歸達斯開濟。而漢蒲敦負擔其費用。蓋欲乘此機會。以介紹余於北方之人。且兼募集成款。以爲建築阿拉巴麻館之需。將軍雖不言。吾固知其心也。使局量褊淺之人處此。必謂

以如是之方法而募款。不啻以漢蒲敦所有。濟達斯開濟之所無。然此種偏隘嫉忌之私。曾不足以入將軍之胸懷。將軍殆確信北方人而有所捐助。必爲黑人文明之全部。而決非爲一校一隅之利益。且爲漢蒲敦學校計。亦正當鼓舞犧牲之精神。爲解決南部問題之基礎也。

至余在北方之演說。余猶憶將軍當時所予我之教訓。將軍告我曰。『子勉爲之。有所言。必一字有一意義。一語有一思想。』余自彼時至今。服膺斯訓。拳拳弗敢失。蓋此不特爲余當時演說言。凡公衆講演。無不當如是也。

吾等在紐約。李魯克林。波士頓。費拉特斐亞及其他諸大市。均有集會。每集會則將軍與余演說。勸募阿拉巴麻館建築費。且介紹達斯開濟學校於社會。後此二者均如願以償。爲不負此行矣。

余自茲與北方漸相接觸。數獨往勸捐。最近十五年中。校事益發達。其需要亦

益增多。故余常耗其大半之時間。奔走呼籲於外。而不能常在校中也。余之經驗。或有爲讀者所樂聞者。余常遇慈善家或其他經營公益事業之人。問余以循何種規律勸捐。而所向輒能獲人之援助。余則告以乞錢之事。不成科學。何規律之足言。必欲尋其規律。則吾有二焉。其一。盡其完全之責任。務使我之事業足稱道於個人。或團體。其二。勉其耕耘。而不憂其收穫。二者之中。尤以後者爲余所難遵守。蓋至積欠已屆清償之期。而囊裏無半銖之蓄。斯時雖欲不憂不慮。實人情之所難能。然憂慮究何益者。徒消耗有用之精神。思想於無用之地耳。余嘗與名人交。覺凡成大事者。必鎮靜從容。無或躁妄。勤忍謙恭。無或輕率。總統麥荊萊氏。其最著之例也。

余謂。凡創一業而企其成功者。必先自忘其一身。而注全力於其所事。獻身愈力。則愉快亦愈多也。

以余爲達斯開濟募款所得之經驗言之。則凡詆嫚富有資產之人。謂其不肯輸財於慈善事業者。皆妄也。第一須知富者苟輕擲其財。則大企業將瓦解。而貧窶者必日增。社會將感無窮之苦痛。第二當知求援於富者之門者。肩相摩而踵相接。不僅吾一人一事也。余嘗親見富家之受人干謁。一日至二十起之多。余有時而往。則環而求見者。已五六十人。問其何所求。則皆爲募款而至也。此不過就躬自請謁者而言。其書牘往來之呼籲。猶不計。蓋世人固未嘗知富者於默默無聞中所捐輸已幾許也。往往舉世所誹謗以爲鄙吝者。細察之。則每年所貢獻。恆達數千萬焉。然猶是默默無聞也。試舉其一例。紐約有二夫人。其姓氏罕見於報章也。然八年之中。助吾校所成之大建築三矣。於建築外。又益以他種捐助及贈品。且其所施與。亦不限於達斯開濟焉。人之好義行善。不求聞知。有如此者。

余以校事而求款於人所經募之資。前後數百萬。然未嘗如世人所謂「行乞」也。余常告人以余非「丐者」而余所行非「乞錢」也。余之經驗與觀察。令余益信。動輒求錢之無益。夫人而知。若何厚殖其資產。寧不知若何而善用之。吾惟以高尚尊嚴之精神。陳述吾所舉之事業。而徐徐引起其興趣焉。則吾行乞之能事爲已盡。若富者之果聽與否。此在彼不在我也。然余於達斯開濟之募款。常祇告人以其重要之事實。與畢業生徒之所成就。而人無不應者。則知嗷嗷乞錢。不如諄諄而自道也。

夫自此戶以達彼戶。自此事務室以達彼事務室。托鉢於富厚者之門。其事至勞苦。其所受之接觸。至難堪也。然亦有取償之道焉。第一。此爲研究人類性情之一機會。第二。則此爲接近世界最良之人之一機會也。吾人苟徧歷一國。則見其中所最有力最有用之人。皆對於增進世界幸福之事業。所最具同情者。

也。

一日。余在波士頓。往見一富家之主婦。入前廊。納余名刺。方俟其回答。而其夫至。詢所求狀。極鹵莽。及聞余道來意。貌益猙獰。余不待報而去。行數武。更至一家。則主人延賓入。優禮殷渥。未及余辭畢。即出銀行支票授余。且曰：『華盛頓君。余深感君以行善之機會。賜我得盡吾一分之力於此。實至可寶之特權。吾波士頓人必甚德君之導我行義也。』以余之經驗徵之。第一種人已漸減。而第二種人則日增。今日富家對於公益事業之募捐者。率以行義之代表人視之。而不以乞人呼蹴之也。

在波士頓市。余所進謁之人。對於我之求助。無不感謝。似因我爲上帝盡瘁。彼等欲一援手以爲榮焉。基督博愛之精神。捨身之弘願。於波士頓市實現之矣。世界日進斯義。日昭求助者不必患人之不助我。惟患己之未盡厥責。無精誠。